



周益公文集第十二卷

省齋文稿十二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策問

金陵堂試策問五首

問春秋何為而作乎為褒貶而作也齊豹之盜三叛之名微矣皆謹書之懲惡也懲惡如此褒善其可已耶夫子之稱管仲曰相威公一正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稱子產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欽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之人也既春秋之法固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今依左氏傳攷之管氏自魯莊九年

周益公文集卷之二 七十一
相威公而終於僖之十七年子產自魯襄十年見於
傳而卒於昭之二十年夫以四十餘年執國政成大功則
盟會聘問交手諸侯者衆矣顧其姓名乃不一見於經
然則聖人褒善之旨果何所寓彌世之後也果何所
勸乎且管仲既正天下矣孟子乃謂曾西之所耻子產既
能使民以義矣孟子乃謂惠而不知為政意者以春秋無
一字之褒而為是紛紛耶書訖秦誓詩繫魯頌學
者疑之也又諸儒辨之也詳今也請無問其他愿聞穆僖
之政其褒貶見於春秋者視詩書所稱異乎同也恭惟
皇上聖學高妙而於麟經尤致意焉諸君皆能言三

威七穆者也異時奉集英之對勸華光之講必有成
說願以一二告于有司 戊寅三月

問孝文之在御也漢之為漢二十餘年矣五兵雖戢
文治未興其居公卿預謀議者非絳侯之少文則魏
益之不學而釋之之卑論也賈誼以雒陽年少言天
下事豈惟出當時諸老先生之右西漢名儒未有能
越誼也今觀其傳而可疑者三烏誼之言曰刑罰積
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又曰德教治而民氣樂
法令極而民風衰雖使孔孟復生不易斯言矣而太
史公何曰賈誼明申韓乎夫是以疑其學定官名正

禮樂究三代之所以長知暴秦之所以短體貌大臣
 則禮行當代分封諸侯則效見後世謀略如此可謂
 美矣柰何改定制廢則有土德上黃之異欲試屬國
 則有三表五餌之疎夫是以疑其術誼之謫長沙也
 史謂意不自得一聞鵬音怪而悼之曾中所存幾於
 隘矣及讀吊屈之文則縹然如千仞之翔鳳沕焉如
 九淵之神龍殆將出險微超尋常非藩國所能淹也讀
 自廣之賦則澹乎若不繫之舟固已同死生輕去就
 而非物外所能動也夫是以疑其文諸君將何以處
 此若夫進則前席於夜半退則數問以得失凡其所

陳亦略施行然則謂帝疏誼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
 者又何如也願虛心而承教焉 戊寅九月

問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迓見乎遠人君言行雖
 動天地可也况於民乎况於士大夫乎陛下克儉如
 大禹不殖貨利如成湯卑服即功如文王然猶闔室
 殿廬之側傍曰損齋擣發宸藻省懲忍室慙之義德
 風所加何草不偃甚盛德也自漢以來躬行節儉莫
 如孝文然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後飾
 民之好奢信難革耶唐揚縮一宰相耳始輔政則黎
 幹損駟馭郭子儀散音樂移風易俗又何易也諸君

唐益公文集卷之十一
試評漢唐難易之由然後推明今日之盛有司願寓
目焉 己卯三月

問扶衰拯弊莫如忠載道傳遠莫如文周鼎將遷斯
道泯如也固節義之大閑續雅之遺音不在屈平乎
二十五篇之作志切而辭深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柰
何學如揚雄才如班固或議其忠或抑其文學者疑
焉願與諸君子論之夫離騷賦於懷王之世其詞固
曰依彭咸之遺則然則懷沙以感君子者屈平之素
志也忠乎非歟反騷作於元成之間斷章固謂弃田
畔之所珍然則撓節以從新莽者揚雄之本心也智
乎非歟識者觀之必曰沉湘而遊忠已遠矣使投閣
而莫救智安在哉尚論千載必有考於斯矣太史公
之傳騷離也謂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庶幾兼
國風雅頌之體班固則不然謂羿澆二姚不合於左
氏崑崙元圃不載於經義及其陳堯舜稱湯武譏桀
紂則置而不言露才之請怨對之誣惟恐抵之不力
也司馬相如何人哉固為贊曰要其歸道之於節儉
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嗚呼曾謂屈平不如長卿乎恭
惟

仁聖在上教子固無與乎今之世矣雖然判忠邪別

是非學者所宜盡乎心也蓋索言之 己卯三月

問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也豈容讀而或
疑疑而不思乎聖如堯舜不可有以加矣所謂博施
而濟衆與夫脩己以安百姓固優為之子貢子路嘗
有問焉夫子何以皆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捨二帝
而不以是為病者誰也夫子歎好仁之難蓋嘗曰有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及論門
弟子則曰回也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夫三
月之不違日月之至雖未底於大成要為用其力矣
顧云未之見者何也六經惟易春秋明天人之奧至
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也魚過庭告以詩禮而不
及書乎孝悌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
誨人之先後也何四教之設乃以文行忠信為序乎
此皆學者之所疑諸君平昔之所宜思也若夫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則
然何唐太宗以為孔子之說孔穎達以為聖人之謙歟
夫太宗號為銳情經術穎達嘗著五經正義不應繆
妄如此意必有說焉願併陳之 己卯九月

宣州解試問一首 己卯

問學校興則教化明王室尊則名分正立言垂訓孰

有大於此者乎孔子天縱將聖生於庠序廢壞之際欲駕其說則四代之學政固宜諄諄乎時君之聽而洋洋乎七十子之耳也三復魯論乃無聞焉謂青矜不至無預治道而弗言歟則古之王者建國君民何獨以教學為先也謂夫子雖言而門弟子弗之記歟則凡寢食衣服之節指顧趨進之容皆謹書之何為捨其大而錄其小也然則平居之不言二十篇之不載殆有深意於其間矣七國紛爭成周不競孟軻氏以亞聖大才歷聘于時是宜惓惓尊王少抑僭亂今以二百六十一章攷之曾微片言謂齊梁方彊不可告之歟則土地甲兵莫彊於秦秦猶為逢澤之會而朝天子何獨齊梁不可告也謂戰國之君不足責以大義歟則堯舜之道高矣遠矣軻也猶且日陳于前何為不可語以尊周也然則宜言而不言或言而不書亦起無深意也哉恭惟

主上緝熙光明既得孔孟之心學崇儒游藝復取二書而肆筆焉副墨所頒徧于郡國諸公久被奎壁之照獲以聖王為師口誦心惟必將有見於此敢問論語不言學校其說安在孟子不及尊周其指安出記諸善言者孔子弟子也或曰有子曾子門人所作耳

周益公文集 卷之二 八十三
然則劉向之言非歟著書七篇者孟軻也或曰萬章公孫丑所記耳然則趙岐之題辭非歟願據素蘊發明之庸稱今日尊崇孔孟之意

家塾策問七首

問三代以降創業垂統之君其可稱道者漢高帝魏太祖唐文皇而已是皆雄材大略轉家為國以弱為強者也然而彭城之敗荊陽之誑成臯之跳廣武之傷漢之為漢蓋皇皇矣濮陽馬墜勢則衰宛城矢及身益危臨濟大哉賴虎痴魏之為魏亦變變矣西原追奔不食者二日雄信奄至或助於敬德於斯時

也太宗嘗岌岌矣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豈可恃天命之方昌而僥倖以為常也哉此其可疑也三君不皆有事於蠻夷乎白登之衆遼東之師乘中國既定之後士馬方強之時而被圍而徒歸殆不若柳城之後興兵於擾攘而決勝於險巖也意者用衆自古之所難而出奇兵家之善機乎抑師有曲直敵有強羸乎此又可疑者也喜用太公之兵法自為新書以征伐反復李靖之問答則其規模準古類不輕發矣及乎決機兩陳如轉圜應變千里如舉睫回視古書乃無一合此又可疑也至如夜思經傳登高必賦史

氏取之銳情經術燭然文至七德舞之彼固不可專
於用武也高帝則不然直溺儒冠而侮之耳及讀大
風飛揚之辭四海橫絕之句則其威靈氣燄凜乎起
今而冠古豈可與舒綈黠翰循規蹈矩者同日而語
哉此又可疑者也或曰高文之功盛矣抑德也若曹
氏挾衆以傾漢學者惡聞而耻及之豈其匹哉善乎
司馬光之論曰魏取天下討盜手非取之於漢室也
故愿與諸君論焉母以其不應措於漢唐之間而遂
黜之也

問古之銓選也任人後之銓選也任法去已官未嘗
不冗也惟任人則可德而責焉今固不然闕纔百餘
而待選者動以千計賢愚同滯能否無別士之失職
如此而朝廷不以是責吏部亦曰法固當耳非吾過
也於是逆借遠次歲增季展復取四選之闕更五用
之向之所謂法者亦且紛更而難守矣雖然猶未足
以救一時之急也况歆經遠哉夫襲故常則滯留之
歎興限入流則刻核之謗起清原正本可謂至難考
古御今必有要道愿聞中論無為虛言若乃趙文子
舉管庫之士七十人崔祐甫除吏八百負其人果皆
卓然可用者乎抑所謂片善寸長者乎考之於史亦

有可見者乎當是時官有定負職有常守一旦所舉如此之衆不知何以處之也併為究陳之

問戰國之際吾道不明孟子所以切切然垂世立教者不過尊孔氏闢揚墨而已韓愈號推尊孟氏者也原道固曰其言道德仁義不入於揚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夫措揚墨於佛老之間其闢之者至矣及作諫臣論乃曰禹過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其讀墨子亦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一以比佛老一以為聖賢一以配孔子是特與孟氏大異而其言亦自相戾矣自列禦寇以來至于漢儒數以孔墨為言豈其道果可相為用歟抑愈也徇其名而弗思歟愿攷其是非而析衷之

問劉禹錫有云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斯言一出世未有改評者也三國鼎峙可謂龐裂然諸葛武侯出師表尚能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曹思王波瀾之富蓋^比浸淫乎風雅矣唐太宗治幾成康而士大夫文體終不能掃齊梁之陋下逮元和其政化豈正觀比哉而韓柳之文登漢成周凡是數者其高下疑若不相閔然諸君是為言之

問三代之政或忠或質或文子孫世守之歷數百年未之有改也至西漢則不然惠帝用曹參以清淨寧民而畫一之歌起武帝表章六經以號令文章為事而公孫弘之徒以儒學佐之及宣帝中興則又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魏相之聲著焉夫為國行政僅一再傳而輒變彼在位之奉行與斯民之耳目無乃紛更而莫知所守惑亂而莫知所從乎然而同歸于治者何也是則三代膠其法而不變者獨非歟諸君試條其說且評是三者孰優孰劣可施于今者而茂明之

問夫子修春秋先儒論之衆矣為左氏學則曰道周公之志也言公羊者則曰黜周王魯也解穀梁者又曰明黜陟著勸戒也至唐陸淳舉闕之惟曰救周之弊革禮之失而已其說果能屈三家而盡夫子之意乎若乃董生以謂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以謂樂道克舜今以經考之明三王者何事道克舜者何辭願併聞其說

問帝王之世刑罰未嘗廢特在乎欽恤明允而已盛德莫如虞舜太平莫如周成然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所以待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者

備矣司寇設官其屬六十誅戮囚後曲防事制所以
垂象魏而示萬民者繁矣而叔向乃曰先王議事以
制不為刑辟無乃與舜典周官所載異乎仲康征嗣
侯曰其或不供邦有常刑是禹未嘗無刑書也伊尹
戒太甲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是湯未嘗無刑書也而
叔向又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不亦誣乎叔向博矣何以為此言而不悟子產辨矣
何以受此名而弗辭若乃盡衣冠而民不犯何以有
四凶之誅刑措不式四十餘年何以有管蔡之辟夫
近而大臣親而諸侯猶未免於刑罰謂愚民何故願
與諸君論之

省齋文豪卷第十二

周益公文集第十三卷

省齋文稿十三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策問二

家塾策問十二首

問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強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古之人君平居無事則縱侈以傷財一遇兵革則頭會箕歛視斯民流離而弗恤也粵自 主上御極躬行敦朴以先天下內省自宮庭所須外暨官吏之奉大而郊祀儀物小而墳燭庭燎凡可約者無不約也惟是醜虜未賓營屯相望遣戍勞還其費有不可

得而已者然常賦之外未常一毫取諸民也既力止
羨餘之歛又深懲聚斂之吏間遇水旱憂恤備至宜乎
家給人足臻于富庶而豐年樂歲里閭猶未免於窮乏
何為其然也意者惰農尚衆地有遺利歟末作者蕃
不思務本歟風俗侈靡妄用以耗之歟州縣奉詔不虔
巧為刻剝而耳目之官弗之察歟救四弊當有成說
夫使民說而百姓足以副吾君慈儉之德亦諸君所宜究心也
問夫子之知門弟子七十子之知聖人其亦審矣抑
猶有可疑者謂參也魯然一以貫之遽悟其忠恕門
人歆事有若斷然以為不可參非魯鈍者也謂求也
退然季氏富於周公又為之聚斂將伐顓臾則贊其
動干戈於邦內求也非退者也豈聖人之抑揚自有
深意歟抑歟其進不保其往歟澹臺滅明歆事孔子
以為材薄既而嘆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至家語則
又謂語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而才不
克於所望二說蓋相反矣夫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
何至於貌哉此夫子知門弟子之可疑者也子見南
子子路不悅歆從佛貍則致惑焉亦可謂介然有守
而知聖人者矣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此豈夫
子所仰就而子路猶以告乎若以為野人之語則孟

問西晉
古者
行寫

子當闢之矣而肯記有命之咎乎至如子夏子張子游雖未為深得聖道其智要足以知其師矣柰何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彼有若固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而敢當其位乎司馬遷陋矣直謂其狀似耳柳宗元又從而實之尤可歎也雖然論語二十篇首章記夫子之言而有若論孝弟次之且又子而不名豈當是時門弟子果以其道可尊嘗敬而師之故後世因為是說歟此七十子知聖人之可疑者也願考其理而析其疑問所貴學古者非以其通乎今而適于用乎如使觀書者昧於政事而吏胥得以執其柄學春秋者失其宗旨而是無非以信於人讀易或不若卜筮之專究禮樂或不若工祝之習談詩或不能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經乎其空言乎儒乎儒乎其無用乎聖人所以望後世王者所以育人才必不然矣自漢以來力闢異端惟六經是明設為目惟通經事用蓋欲收實材補遺道以追三代之萬一也然服儒衣冠傳先生語以儒宗自名者往往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其立大功任大事者則平時所謂不學少文及刀筆耕牧自奮之士也宣帝關太子用儒之言殆將有激乎此雖乎以是而黜儒者則過矣

今欲取其文必既其實得其人必獲其用使古今不相遠表裏不相背皆必有至論願無靳焉

問自古遷都不一無如商者蓋自契至于成湯已八遷而自成湯至于盤庚又五遷焉帝嚳釐沃其書雖忘意亦語民之弗率誕告用賈其有衆而已若盤庚三篇則古今告戒臣民未有如是之諄諄也夫民至愚而神苟誠有以利已何至傲慢從康如此又况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豈無達時變同心德者何待告之以天命曉之以先烈誘之以世勞驅之以刑罰而後諭也周自武王營居維邑成王之時召公相之周公又營之龜兆既食以圖以獻可謂當居之居矣然周末嘗遷都徒居九鼎焉九鼎猶曰國之重器也乃若居商之頑民不亦過乎其告之曰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顧何畏於彼而待之如此其周也矣違衆而遷毫疑若不順也而商卒以興祈永命於親邑疑若不可易也而周惟以居頑民此皆不可曉也及漢之高祖以布衣得天下當人心未固之時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豈可忽哉然都維已定特以成卒一言而入關之意立決定都大計也微成卒得無敗乃公事乎彼蕭曹良平之智獨不足

以及此耶此又不可曉也願併聞其說

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考之舜典九官皆舜命也呂刑乃三后成功歸之帝堯何耶語所謂五人者指禹稷皋陶伯益而不及伯夷呂刑所謂三后者謂伯夷折民惟刑而不及皋陶無乃相戾乎九官相遜古今以為盛舉夫禹豈不稷契皋陶不習於治水何以遜為哉至於禹益伯夷稷也稷契皋陶則否以為申命耶則夔龍_乃新命也亦未嘗辭焉辭之為謙則不辭為僿矣_因其義安在亂臣十人語據秦誓而言也君奭乃曰武王惟茲四人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其稱之者至矣彼閑天散宜生太顛南宮括之德業亦參考於它經乎太_妣之外餘皆無足稱乎鷹揚燹伐股肱王室太公之功過周召矣顧舍此而取彼何也至孟子論堯舜乃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論文王則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其去取又不同矣蓋辨其所以然

問國以人為強士以多為貴不易之理也方晉文公之霸其威名盛矣彼楚得臣一戰輒敗矣何能為而文公猶以為憂及其死而後喜曰莫余毒也已矣一

得臣果能毒方與之晉耶衛多君子而犧牲玉帛奔走晉境之不暇僅能自保而已此何理也汲黯在漢位不過九卿於鎮撫國家裁制諸侯初無所語而淮南王獨畏之至為寢不軌之謀其折衝消萌如此及東京之季剛毅之士充滿朝廷或本公府或居要路乃內不能制官侍外不能弭盜賊徒以身徇國相為存亡而已此又何理也以為一矣足以制難也則得臣非賢矣也而無其位也以為輔周強國耶則衛不能興漢卒不振矣是必有說願條陳之

問仁君用臣道同則進之否則退之矣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之矣德宗苛刻猜疑而陸贄勸以忠厚誠信德宗好兵與財而陸贄勸以消兵輕利其道可謂水炭薰蕕矣然貴之禁林延登宰席其君無厭逐之意其臣無求去之言何也考之奏議實參獲罪贄論掾其力至請勿簿錄其田宅而政肯參於死乎然然時議者多言參死由贄韓愈贄門生也為贄作傳僅紀德宗怒參之實而不敢明辨其非贄也愈胡不引贄疏以為證耶諸生試求其說與凡贄之論可施於今者併著于篇

問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自秦滅典籍至漢

而易詩書禮春秋復興惟樂遂廢不講學者不過取
周官宗伯下篇與夫二戴所記誦習之而已然以班
固藝文志志放攷之是禮經非樂也經之也彼樂也為六家
今復微秒而無傳矣夫六經之治天下如四時相須
以成歲乃自漢以來缺大樂而不求學者也安之不
復寔疑豈理也哉且大夫入而在宗廟朝廷退而處
閨門鄉黨其朝會饗燕升降揖遜未嘗斯須去禮也
至於樂則竟歲不聞其聲終身不究其義珩璜琕瑀
未嘗於手佩瑟琴古鸞和未嘗接於耳是無故而用者
故之制於心安乎伊欵博採經傳襲五為六追韶獲
之正聲掃鄭衛之餘習使移風易俗不為虛語君以
謂如之何而可

問錢之弊極於今矣九路置使以鼓鑄為職而歲入
不及舊額之一二議者致數泉之費僅得一泉而官
屬奉入吏卒耗蠹殆有甚焉故往者嘗廢其司而領
之戶部既以為未安也分命諸道轉運使總之猶以
為不專也廢而未幾而復復未幾又議廢矣是數者果
孰利而孰害孰當而孰否乎且鼓鑄之不充由銅之
不繼也昔金蜀之地以鐵為錢以楮為質劑法行之
初其孰以為信及百餘年然後公私便之大江以南

自樊若水獻言始鑄銅錢前此固嘗用鐵矣今欲兼而行之亦可從否至於質劑之法戶部蓋用之畿內而不能施之於天下矣欲使民信法而行如蜀之安且久固必有經遠之策而止異同之論諸君試為言之毋徒泥古也

問古者文武無異轍兵民為一塗故戎器可除於安乎之時而禪際自足於耕耘之日粵自科舉分於漢阡陌開於秦衣短後者待逢掖如深仇穎赤籍者以南畝為隣壑雖而弗合歷世病之至于本朝深鑒厥弊陳克咨王嗣宗韓琦范仲淹皆以文儒迭授右列

是欲同文武之轍也淳化咸平中嘗點括鄉丁矣慶歷二年嘗治武勇於河東保健於陝西矣義勇盛於治平保甲聚於熙豐是又欲一兵民之塗也成憲具在其誰不知今邊鄙未寧尤以選將益兵為重議者欲改命近臣使共武服亦既數月乃未聞有稱塞明昭者至於隅官巡社之法比歲行之或以為擾民或以為無益豈時異事異不可記歟于舟乎抑當斷以弗疑不可築室于道乎諸君試攷載籍與矣 本朝近事可施行者著于篇

問有司不為九年之蓄久矣所恃者豐登耳今江浙

水溢大傷民田議者憂焉請極為來歲之備夫納粟之制屢行猶未足以充軍食振廩之數有限顧安能均及斯民哉又况巴蜀之粟遠不可漕湖廣之地瘠無所入大江以西七閩以南偏方下土竭力以贍軍國之用亦難矣計臣拱手君相野食子大夫得不預其憂哉

問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又曰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而孔子安國釋書之里居亦謂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蓋几杖之賜安東之乘大政之姿其為禮異其為賜厚上士中士下士之衆有不容及者矣乃

者議臣授天聖皇祐故事請凡內外臣僚年七十而不告歸者止其任子限其祠祿惟以才力擢用與夫侍從以上勿拘此令蓋厲敬廉耻抑沉濫也然古卿大夫今侍從以上也今朝大夫至負外郎古士也古之所許今則留之古之所不及今則尊之何相戾也且位尊而年至者雖有留之之文彼獨不因今之書致古之制少動其心而自為去就乎聽固不可留則不勝其留朝廷必思有處之矣若夫卿監而下尚懷才抱藝稍知自好者年至則去矣其留者頑頓亡耻進失_細詒亡節之徒貪祿州縣而不恤者也夫使懷才

抱藝稍知自好者去則孰與共我王事而頑頓詒亡
節者留則冗濫猶未可抑而廉耻滋不立矣諸君以
謂如之何則可

省齋文彙卷第十三

周益公文集第十四卷

省齋文稿十四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題跋一

家藏

御書

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

淳熙十四年臣某誤尸宰事恭奉 至尊壽皇聖帝手詔舍今上
皇帝叅决庶務越明年正月開議事堂傳授之意昭
然會故相陳康伯家繳進紹興內禪御禮默契
聖志密遣中使特以賜臣自是日聞巽位之訓又明
年春歲奉 親筆移御重華於是 兩朝宸翰

東宮謝章皆萃私室後四年臣假守長沙漕臣何異
愿得摹本刻石貯江之麻姑山俾臣記大略于下臣
竊惟孔子大聖人也抱帝王之學而無其時定書百
篇以堯舜二典為之首意猶未足常以堯曰咨爾躬
舜亦念焉之數語者諷道之于口諸弟子因記善言
遂以為論語末章之冠凡二十篇所載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之旨無大於此者向使夫子遭堯舜之時居
禹臯之位奮庸熙載自應見諸行事豈特載之空言
而已臣獨何人夤緣宰輔乃萬世一遇非大幸歟夫
奉 奎畫於寶儲雖學士大夫有不容見閱

宸文於金鑽朕在太史乃得窺焉至於藏之人臣之
家不過榮光溢河寶氣騰池孰若傳之副墨刻諸名
山如日麗天萬目咸睹如嶽鎮地永世無窮彼周
鼓秦嶧山漢燕然唐浯溪尚何足尊它日聖人復
起比 宋德於唐虞配斯文於二典其由此也夫
先是 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丞相康伯
拆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上王祀黃帝廣
問為初獻官臣以御史監察因語臣 皇太子改名
從火從華臣謂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
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禮不復改矣當

時朝士尚不及知况於後世疑以傳疑將何所取正
敢併列之備它日史官之採亦以見臣今得寶藏是
書者非偶然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朔旦少保觀文殿
大學士判潭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文食邑一萬六百戶
食封三千八百戶臣周某某謹題

高宗皇帝

紹興乙丑御筆跋

右紹興十五年四月宰臣已下拜表乞 御殿復膳
太上皇帝御筆付學士院淳熙五年四月臣偶因入
直繡故書而得之敬命工標飾寶藏于家學士臣某

謹記

御筆千字文跋

臣以紹興丁丑中詞科 今上皇帝在普安邸數對
宮僚稱其試程逮庚辰九月召試館職 太上皇帝
喜所對策諭宰相陳康伯參政朱倬欲除校書郎宰
執奏選人只當為正字偶不記前朝李邕等例耳上
又宣諭它日當令掌制康伯親為臣言如此未幾自
依格改秩而校書丞即著作闕負進擬皆不及執正
雖簡記然非待從臺諫未嘗親批壬午夏察官陳良

祐引執政汪澈薦舉之嫌出臺為郎五月

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尋闕諫官同僚為臣必選臣測
聖意不在此果就下用袁孚為正言今上受禪累月
遂擢左史兼外制此則兩宮本指也後十七年叨貳
大政表謝 太上云奎坡召試 金口褒揚許以
能文欲其掌制之援助廟堂之上其滯留館閣之中
會臺察之虛負簡宸衷而親擢皆紀實也暨入謝

德壽殿

太上畫論本末

面賜御書千文一軸前者執政罕嘗得此退而伏讀
太上御製翰墨志云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
法居永興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
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
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擲可重也余得其千
文藏之今觀宸奎所臨疑是皆本淵民旦之外又缺
才字按米芾云吳郡滕元發家藏辨才弟子所書併
闕永字以尊智永茲拜賜書却有永而無才字豈非
辨才門人別本歟謹刻于石歷叙遭遇之由以示後
世淳熙七年七月日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榮陽郡侯
臣周某恭題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

唐益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
右御書經解一卷紹興三十年三月詔摹本賜新進士梁克家以下臨安守臣端禮因以別本分遺百執事臣某時為太學錄謹受而藏之

孝宗皇帝

撰國書御筆跋

乾道六年冬詔差趙雄趙伯驥充全國賀生辰使十二月二十四日夜直玉堂內侍霍汝弼持御筆來令例外撰國書二鼓進於二十七日得旨來蚤對二十八日早自東華門行脩廟曲過小閣西重皆垂畫廉復轉一小閣前臨清池中有假山上坐杞子再拜起居訖蒙將諭云前日朕未曾宣諭卿以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袖出范成大所携虜主回書云九月日叔大金皇帝致書于

姪宋

皇帝和約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絨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授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進遠之懷止可舉選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樞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授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於尊鬼之分何也愿信誓之堅安在事當審慮邦可享休方界霜嚴善綏福履今因資政殿太學士范成大等回專附書奉答不宣

捧讀數過奏去臣初不知彼專說陵寢刻期俟報今
止及受書竊恐未安 上曰難為辭奏云以
太上皇高年未敢遷奉答之如何 上不以為然
又奏容臣別作意度來日掛進退請諸堂 上已批
降前案付二府矣於是改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
欲重遣於輶車恐復煩於舍館 惟刻聖久安之陵
寢既難一旦而輒遷則

靖康來返之衣冠詎敢先期而猶諸載彼諄諭之旨
詳及授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
敢因慶禮荐布忱詞尚冀允從式符企望今賀生辰

國信使副翰林學士趙雄泉州觀察使趙伯驥行謹
再奉書不宣三十九日錄進三十日宿衛上加 德
壽宮尊號冊寶於麗正門侍滿院宰執在皇城司招
往諭旨令削去陵寢衣冠一聯雖真言其不可弗聽
也七年正月十二日雄等出門十七日丞相忽召至
都堂云虜果移文問二事何為無報甚悔不用前說
答云幸彼問差蚤度尚可及宜亟易書馳遣而撤對
境云所問已有書附賀生辰使者矣仍尚錄本付雄
毋如慶曆中不使富弼知書意也二府待以為然奏
行之進及雄等於盱台虜自此亦無辭祕書少監兼

周益公文集 卷之四 推直學士院臣周某謹記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 皇太子兼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大中大夫為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意改尹而以待從為少尹餘判推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鑠院降麻或又宜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已已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啟事或詔或制與尋常白麻不同可以為則 上然之庚午臣當日被宣中書舍人范成大先以待講通宿蒼

黃而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李某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總二十字有御押烏三鼓進草又掛格式一通御批並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盛典號為稀闕而臣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得 宸翰寶藏于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秘書少監兼推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臣周某謹記

王炎除樞密使御筆跋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國忌假薄莫快行忽宣鑠既至院御藥甘澤齋御禮來除王炎為樞密使依舊宣撫又出方寸紙載如將帥足財用及招軍買馬等

事傳 旨云晚不及召對令諭褒用炎之意澤退吏
忽忽掛熟狀進入徐念向來未有中大夫為樞密使
者別具奏乞轉太中奉 御批依不然遂失故事

矣初炎與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屢乞罷歸允文薦推
吏部侍郎王之奇為大議除大制充四川制置史允
文欲進雜學士上掛太超躐此月十三日乃先正

除之奇侍郎 上猶難之嘗令學士院取士從入蜀
例但以無對暨宣炎制宰相已下皆莫測云新除權
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脩國史兼實錄
院同脩撰臣周某謹記

改左右丞相御筆并御批詔草錄跋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以僕射之名不正欲採
周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臣適備數史院
與聞其議右揆為允文深不以為然嘗語客云既易
履為靴又改相名與虜奚辨有司知其意亦頗遲遲
但條具歷代宰相官稱申尚書省八年正月己卯
上忽遣中使王某至臣私第傳 旨問緩故回奏云
昨日上尚矣允文吏以進呈二月癸卯 御筆令章
詔登時封入迫遽殊不工尋奉 御批依即寫大本
請寶乙巳 御前誤用答臣僚辭免不允詔例復付

學士院亟具奏繳進乞降付中書門下省後五日遂
 鑲院拜二相詳見拜相御筆跋上初留乾道新書未頒欵俟
 改丞相脩入雜壓允文難之聞 上嘗遣人論以
 毋沮遏此事蓋自左揆陳俊卿去國允文獨相久之
 言恢復寢不驗且以專政稍失衆心或謂 上欲進
 梁克家故為是舉云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周某謹記

虞允文梁克家拜相御筆跋

乾道八年二月庚戌從 駕過 德壽宮既歸得
 旨申時赴 東華門祇候宣引至則聞有內晏或云

恐改日言不敢退酉後忽引入選德殿起居畢
 上出親札一幅諭以拜二相奏去命相轉官前例固
 不一今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 聖裁 上曰大臣
 同心輔政革苟且之弊故褒進之然特進一官即少
 保所以允文只三官又請誡訓大指 上再三曰褒
 之而已前設小案神紙其上壓以牙尺漆匣盛小欵
 研玉格寘筆兩枝墨一笏疑便坐所御者遂鞠躬除
 目進呈奏問兼樞密使否 上曰今樞密亦非古先
 改丞相稱呼將來別理會且帶可也又奏所領書局
 上曰卿自契勘又及左右相序位 上曰欵并左三

少之上三公之下賜坐奏問賀正使回虜中無他否
上曰無事但聞築黃河隄耳逮音請起宣坐賜茶飯
訖再拜而退御藥李彥直同自複道入學士院已秉
燭矣舊例草后妃宰相制皆有錫賚奏紹興以來就賜
御前所用金硯匣硯格鎮紙糊同黏版等後既不設
此乃謂打造不及金百兩代之殆減半也凡鑠院若
中書進熟則隨事云鑠某日欲晴晡快行數十輩絡
繹宣當直官遇大除拜臨時特旨宣召 上帽帶御
別殿面俗之俗呼鑠小殿子今日上特秘其事不用
宣鑠之制院吏侵夜閉閣門移御史臺報百官聽麻
雖虞允文亦謂用新制改官名爾明日雙制出殆大
駭且疑學士多轉梁克家一官為有所抑揚云權尚
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
實錄院脩選臣周某謹記

幸學詔御筆跋

淳熙四年二月辛未奉 御筆如右前一聯大哉王
言也後八字母固毋我也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臣周某謹記

御書白居易詩跋

右唐白居易太和平八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賦飽

周益公文集 卷之十四 食閑坐詩一首 淳熙五年

皇帝親御翰墨下臣拜受而寶藏之謹按居易先以長慶二年過漢江賦詩云秋水浙紅稻朝煙烹白鱗今復云紅粒陸渾稻白鱗伊水魴益於一飲食間默寓忠愛不忘君之意所謂造次必於是者時文宗雖恭儉儒雅而中人之禍已萌其云朝廷重經術草澤搜貧良殆譏不能用劉蕡也又云堯舜求理切獲隆龍啟沃忙言上雖銳意於治而王涯草為相非徒無益也又云懷才抱智者無不走遑遑指李訓鄭注等也明年而其露之亂果作居易其知幾乎生雖不逢

其時孰知三百餘載之後乃一遇 聖明發揮其語

光榮多矣臣叨陪近侍獲此 宸奎敬題卷末以

示來裔翰林學士臣周某某謹記

後七年當淳熙乙巳歲四月戊辰臣某稽首重

觀於西府

御書蘇軾和唐人惠山泉詩跋

右蘇軾元豐二年自徐州移守湖州道由惠山和唐人三詩皇帝書其首篇臣某敬寶藏之淳熙七年四月一日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臣周某某謹記

御筆掌記跋

上勤勞萬機每臨朝以方寸紙作掌記微偃兩旁而中摺之寘在御手若內殿則留香按上三省密院各奏事畢即視所記以宣諭已乃收之率以為常淳熙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後殿坐親以此帑授臣蓋記臣有功顯大舉趙善誦三人姓名字畫頗類御筆以小楷不能深辨玉音云此是去年臣僚薦可為奉使採送伴副使者卿選擇誰可又問劉端仁姜特立如何臣奏皆其選也退而寶藏于家樞密使臣某謹記

光宗皇帝

東宮秋雨詩跋

淳熙四年八月四日東宮講畢袖出御製新秋雨過書懷詩一篇

六日又蒙送示和章詞翰雙光照部室垂索裴句輒附于後某恭題

孝宗皇帝御批舜免奏題跋

御批舜免兵部侍郎不勉奏跋

右舜免兵部侍郎奏其云灼見肺腑蓋聖語也

御批降詔不允翰林學士王淮撰文正本藏篋中

周益公集 卷之七
別令書侍詔鄭漢卿錄于後寫奏者待詔雖榮祖淳熙二年閏九月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侍講不允奏跋 淳熙二年

右手書辭免兼侍講奏內批降詔不允權中書舍人程大昌視章既以直本藏制書篋中復令學士院待詔鄭漢卿錄本于此閏九月十五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兼太子詹事降詔不允奏跋

淳熙二年秋 太子詹事沈樞罷王淮尋入西府衆謂吏部侍郎趙粹舊為官僚兼權中書舍人程大昌乃恭邠講讀官宜在此選而臣猥以剛司馬蒙

恩承乏亟具奏控免其云英望舊僚實指二人上親批降詔不允四字時翰苑無他官例下西掖視草於是大昌用綺里事對李勣蓋相酌答也 元詔寶藏篋中別令待詔鄭漢卿錄本附辭免之後其奏亦院吏閣端朝所書敬加標書傳示子孫十一月旦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脩 太上日歷轉官不允奏跋 淳熙

三年

右辭免經脩 太上日歷轉官奏內批降詔不允詔文權直學士院程叔達撰既藏正本復令待詔錢滋

周益公文集 卷之四 一節
別錄于此寫奏者筆吏吳牧也三月二十七日臣某
記

御批辭內翰不允并詔書跋 淳熙四年

右辭免內翰奏 上親批降詔不允 詔書程叔達
文并以謝

宣詔表稟附其後六月既望臣某謹記

御批弓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五月請對弓外 上恩不允閏六月繼請
又不允會諫議大夫謝廓然乞令朝士久次者聽更
迭補外於是吏部尚書韓元吉侍郎李椿相繼得請

或謂臣洿朝最久廓然未必不相及既袖禮子

面奏即蒙宣諭云無人讚卿元吉以老李椿以病乃
許其去卿何預此况諫疏亦非謂侍從也卿奏便批
降詔不允毋得再請其餘獎勞之語不復具載敬以
御筆及中書舍人王希呂所草 詔書軸藏於家九
月三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幸祕書省轉官不允奏并詔書跋

右淳熙五年九月同史院官程大昌等四人辭免
車駕幸祕書省轉官奏 內批詔不允陳駿芮輝官
品未至直批不允而已時翰苑無他官例付中書後

省於是推舍人鄭丙實視詔草臣既寶藏而軸之命院吏錄批語諮報三省札下臣駭已臣輝俾有所被受蓋一時綿蕪也十月旦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椿官翰苑不允奏并詔書跋淳熙五年右辭免春卿兼翰苑奏 內批降 詔不允院官崔敦詩視草十二月六日臣某記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冬臣為學士一年有半矣數求去未遂曾覲韓彥古輩間言日聞因答北虜賀 會慶節國書曲意指適適殿帥王友直提軍大擾密疏其事遺近

滋不悅孤縱益危亟援揚億鄰壞事引咎丐祠而上恩過後保全甚力 御筆塗去說改國書等六十餘字親批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他侍從侍無此禮以是不敢復言旋被獎擢進位宗伯視草如故蓋益數也今以 宸翰同崔敦詩所撰 詔書共為一軸而藏曲折于後十二月七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脩乾道日曆轉官不允奏跋右辭免經脩 聖上日曆轉一官不允詔推直院崔敦詩撰待詔王世賢寫其奏乃筆吏曹大享書淳熙六年四月五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轉官奏跋淳熙六年

右辭免 東宮講禮記徹章奏 內批降詔不允今

以權直院崔敦詩所作詔草附其後使子孫識玉堂

詞頭之一其寫奏乃筆吏俞允迪也六月一日臣某

記

內批辭免吏部尚書兼學士承旨西奏跋

右淳熙六年冬辭免吏部尚書者一辭辭兼學士承旨

者再西奉內批降詔不允其詔并崔敦詩草各附真

本于後 上批第三奏云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徑付三省亦錄堂帖於此明年二月手奏乞依

舊分日內直 上親批十一字今共為一軸寶藏之

三月旦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西奏并詔書跋

淳熙六年九月 宗祀禮成即請 對丐祠

上頗露大用之意親批降詔不允四字詔中書舍人

雖榮中外不相說者故漏 密指而誦言之是冬遂

徙吏部尚書明年夏擢參大政權要近習絕無知者

蓋

上察其好也第二奏又有 御批十二字乃取諸省

中附卷末七年六月一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吏書兼承旨物奏跋

淳熙五年五月四日對清華閣丐外 上曰內翰未

可去方將擢用宜薦卿監即官能文者相代且令撰

選德殿記至閏六月記成十四日進呈於倚柱

上再三稱善遂出來去劄子 上曰屢令卿薦一兩

人能文者此亦何嫌尋御批降詔不允 詔中書舍人

王世賢寫是月未偶吐利交作又微聞言官謝廓然相忌

七月一日復入奏申前謝上又親批十二字付外後

二年入中書得以案底附卷尾非特寶藏 宸奎亦

使子孫知恩遇優渥如此相勉圖報云七年六月十

日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跋

淳熙七年四月臣以病求去 上親批降詔不允視

草者學士院官趙彥中也既拜賜復具奏申前請

上又批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奏下三省中

書批旨贍本丞相趙雄參知政事錢良臣押字於歲

月之下用中書省印舍人鄭丙押其背錄以黃紙用

門下省用謂之錄黃字執給舍皆簽名然後送尚書

省出札子其次序如此後一月臣蒙被恩擢參豫政

機既取元奏於翰苑附以 詔書又取第二奏及底

本於中書聯為一軸非特寶藏 宸奎亦使子孫

識省中文移之入略云六月二十有五臣某謹記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右淳熙癸卯受生日牲餼文書一軸首以宸翰而

詔書次之 趙彥中草 賜目又次之用錫賜之寶併錄

謝表于後 例以生日五更接進 先是夏旱七月十一

日侍講李燾進故事^乞避殿損膳求直言十二月

上諭三省令降旨如故事丞相奏恐合降詔臣等亦

欲待罪郊外 上令召學士院官趙彥中草詔仍許

侍從等實封言事十三日四鼓宰執分詣 天地社

稷宮觀禱雨禮畢赴後殿起居從 駕過 德壽

宮回並出浙江亭有頃中使宣押歸第次日歇泊不

坐例入局治事私念於理未安丞相再奏乞罷黜而

賤生之日適在既望當賜牲餼方此引愆亦難下拜

乃別入奏控免仍報天章閣勿排辦十四日中使復

宣押入堂具 御批十六字於免奏之後於是天

章閣奏審依式前一日賜今已日晚上令就來早十

五辰時內侍鄭懷持 詔來蓋新儀也既拜 賜於

階下與懷同升廳楮笏拱讀 詔書及賜目訖就坐

茶湯如常送懷錢十五千從人三千 取旨 本閣使臣

庫子快行各支錢酒有差翰苑舊例操生日詔止畫
進呈之日往往與文不相應昨自蒙

恩直院即奏云詔雖前期進草其畫日欲隨生日後
旨從之遂為定例因詳在載如此臣某謹記

省齋文豪卷第十四

